

江西 | 柴火灶饭香

文 | 李伟长



▶ 李伟长：书评人，《零》杂志监制

要论过年的年味，还得去乡下，比大城市要浓得多。我的村子在江西乡下，平时冷清得很连狗都懒得叫唤，一到年底就开始热闹起来，出外做工的、读书的还有混江湖的，陆陆续续都回来了。在乡下人看来，过年不仅仅是吃一个年夜饭，还有比饭更多的期许。

过年当日，最忙了。全家人都有分工，母亲负责厨房，父亲负责修饰家里。乡下房子大，连着院子，得有四五百平方，够忙一阵子。早饭后，母亲将杀好的鸡鸭之类的，下锅炖，东西多，得同时开几个火。要讲饭菜，还得是柴火灶做出来的香。小时候，我常被母亲安排在灶边，负责将劈好的木柴，放入灶膛。那时人小，常走神，也坐不住，忘了及时添柴，火总得灭几回，惹得母亲不高兴。乡下过年，火灭了，不吉利。母亲便笑着训斥，连个火你都看不好，以后怎么管得住你老婆。还好，现在上海，被老婆管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儿。

父亲收拾家和院子，主要是贴春联，我们那里话说贴对子。以前的对子都是村里的老先生写的，字好也有学问，不像现在印刷的春联，千篇一律。以前的老先生，年底光对子就得写半个月。大家裁好纸，带好墨水，带盒烟，排队求先生写对子。老先生留下纸，收下烟，交代什么时候来取，但绝不收钱。后来老先生写不动了，能写毛笔字的后生也少，大家就买印制好的对子，省事，但贴对子的感觉也淡了。

我家是老木头房子，柱子多，每根柱子都要贴对子，活儿就多。在父亲的安排下，弟兄做了分工，我负责撕掉旧对子，老弟在柱子上刷米汤，父亲跟着将对子贴上去。爷几个，爬上爬下，里里外外，好一阵折腾才贴完，顿时感觉家里喜庆很多。然后就是挂灯笼，切萝卜做底座，用来插蜡烛，最后彻底打扫一遍。

一直要忙到下午一点，事情差不多都做好了，就要正式进入过年这个环节了。我们那里吃年夜饭有讲究，不全是吃年夜饭，而是分过早年、过昼年（中午）和过夜年。最痛苦的是过早年，早上五六点，全家人起来吃团圆饭，天气又冷，早上又困，很遭罪。我家过的是昼年，也就是下午一两点过年。过了下午一点，全家就开始等着呢。

等什么？鞭炮。乡下过年，鞭炮是必须的。什么时候放鞭炮，也有讲究，一般情况是一点半左右开始，放早了遭人笑话，放晚了则够等，再说谁能抢到放第一挂鞭炮，按老话说，来年顺利。只要人家鞭炮一响，约定俗成，就会等人家放完后，另一家马上就接起来。很少有两家同时放鞭炮。从下午一点多，直到晚上六七点，鞭炮声几乎不断，听着都喜庆也热闹，还会点评哪家的鞭炮亮，哪家的暗。

鞭炮放完，就要按照老风俗，关院子，有的人家还关大门，说是防止别人闯进来破了来年的财气。真吃起年夜饭，时间并不长，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。母亲又忙碌起来，收拾桌子，上茶，上瓜子，聊天。因为工作了，轮到晚辈给父母发压岁钱，以前自然是父母给我们。休息好后，就是轮流沐浴，换新衣，所有这些做好，也就晚上，天早就黑了。听父亲讲以前看不到春晚时，除夕之夜，娱乐方式挺多，打牌，唱戏，讲故事，说书，串邻居门等，现在反而单调了，一家人守着电视——看春晚。

除夕之夜，差不多十一点，就要放鞭炮关门，这也是传统，门关起来不准开，意思告别旧年。到大年初一，凌晨一点多，躺下不久的父亲，就要起来开门，又是放鞭炮，迎接新年。全村鞭炮齐鸣震天响，一直得响好几个小时。等我们都起床时，父亲已经把饭做好了，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。新年的第一顿饭，必须由男人来做，据说这么做已经好几辈了，看来以后我也得继承这传统！

隐

老城中去
子，比邻而居。夜色降
临，在积水空明的庭院中，摆两
把藤椅，我们斜其上，谈一谈诗
词，待月色更浓，沏上一壶清茶，月
光洒在其中，我们相敬而饮，品那
一段流年。

雷州 | 雨打芭蕉绿

文 | 杨震



▶ 杨震：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系老师

临过年的时候，广州尘霾障天，寒气笼罩，乌烟瘴气的日子早就把人逼得一肚子抱怨。报社的同事们肆无忌惮地谈论起普吉岛、西贡或者槟城。我没那闲工夫去贪念新、马、泰的阳光，因为该死的值班安排恰好是个“夹心饼干”：前面休息五天，中间上三天班，再休息三天。我容易吗？一年到头就盼个假期。临了，回不了两千公里外的家。

正好一同事见我这个“北佬”无处可去，便开始鼓捣我跟他一块儿去雷州老家过年。“阳光咁好，天气咁暖，海鲜咁美”，bla, bla, bla……

厌倦了广州的繁华，一向又喜爱乡村风光的我，动心了。预谋是这样的：下了夜班就出发，在车上睡个觉，在阳江吃顿海鲜，晚些到雷州，来顿火锅。之后几天去吹吹海风，晒晒太阳，吃吃水果，洗洗肺，看看当地过年的年俗……过一个轻松阳光的春节。

大年二十九早上八点多，带着一双被通宵加班熬红的眼睛，我搭上哥们儿借来的车。车上还有他女朋友，他二姐，他二姐夫，他二姐的宝贝儿子，他二姐的宠物狗一号，他二姐的宠物狗二号……差不多就是部大篷车了。汽车离开广州，一路向阳江飞奔。俺和哥们儿是又困又饿，一心盼着在路上补个瞌睡，再到阳江来顿海鲜。可是，车上一片欢实：狗叫得嗷嗷的，小孩闹得腾腾的。路呢？才过了佛山地界，就开始堵上了。越是堵，车上越闹得欢。堵到中午，连个休息点也不挨。只有冷冰冰的橙汁和老婆饼。好吧，忍。

好不容易颠儿到雷州，已经过了晚上八点，街头的店早就打烊。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是：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来……在这个饥寒交迫的时候我只盼着有顿热的，睡个好觉。可是，在一片凄风冷雨中下车时，盼来的却是一句话，“今天太忙，没时间准备过节的饭，将就一下”。将就一下，就是白水煮青菜、蒸土豆、豆腐煮肉块、大盆的炒青椒——都已经凉了。

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雨打树林的声音敲醒，也是在这一刻才感受到了闹市中久违的宁静。这是座典型的雷州小村，近千人口，但除了几声狗叫，就没啥声响。只是偶尔的几声爆竹，才让人恍然嗅到点儿春节的气息。踱出门来，想找人闲聊几句，结果，俺的普通话成了外语。

村外空气清新，香蕉林和辣椒地青绿可人。看得出来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商品辣椒。从老农磕磕巴巴的普通话中得知，这些年种香蕉和辣椒，又苦又累，好时节虽能赚不少，一遇上市场不景气，一般农户往往亏得一塌糊涂。所以这地界的许多农户生活很清淡，主要靠青壮年外出打工。哥们儿家也是如此。家里六个兄弟姐妹，最小的快要技校毕业，只有我这哥们儿在城里。因为今年的辣椒全亏掉了，家里缺钱，为了多挣几个钱，这个春节只有三个子女和一帮孙子辈在家陪伴年迈的父母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昨晚会那么惨淡。

除夕这天全家才开始张罗过节。按当地风俗，这一天要“排年”，就是在家中摆香案，用酒肉鱼祭祖先和香火神。“不过好些年都不祭香火神了”。晚上，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年夜饭。主菜就是从广州带去的粤式香肠、熏鸡、几条鱼和几道以辣椒为原料的菜品，另外还有当地的传统食物过年饼。一家人频频举杯，相邀猜拳。可快到晚上七点，停电了！但推杯换盏和欢声笑语仍然持续了很久。这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刻，当然要尽诉衷肠。尽管我听不懂雷州话，但能感受到一家人的天伦之乐。

第二天我在村子里寻乐子，但并没有任何传说中的舞狮耍龙或迎神游神。就在百无聊赖之中，壮观的景象出现了。一家人拉着我去参加麻将大会，各家都哗啦一下子全闪了出来，聚在几个院子里摆开战阵，开始鏖战。牌客们自然是吞云吐雾、土话纷飞、戏谑欢笑。小孩子则穿梭其间，伸手要压岁钱。钞票们就在牌客们手中进进出出。原来这就是村子里最热闹的盛会。哥们儿告诉我，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，过年回家，根本没工夫和心思搞庆祝活动，“能省的都省了”。大伙儿都改打麻将，“还能在桌上挣几个零花钱”。

就这样，我在村里度过了最漫长的一个春节，直到初三离开。异地过年的诱惑往往是想起来美妙，但实际上就像买彩票，你不知道满心期待会有什么回报。



本专题绘图 黄凌